

# 心扉為你開

◎ 冷玥

宋迦南看到她們，禮貌性地點頭微笑。吳淑娟卻像老朋友般與他寒暄：「下班啦！」宋迦南微笑點頭。吳淑娟不見他推著腳踏車就問：「你的車子呢？」宋迦南回頭望了大樓停車場一眼，含笑回答：「不知被誰騎走了，所以我要去搭公車回家，兩位再見。」

吳淑娟開言，以手肘撞撞葉怡馨，低聲輕語：「天助你也，快去開車。」葉怡馨會意轉身就走。

吳淑娟上前一把拉住從身前進過的宋迦南。「等一下啦！走這麼快做什麼？」

「有事嗎？」宋迦南對她突來之舉感到訝異。怎麼這個女孩毫無預警地便伸手拉他，好似並不在乎他人異樣的眼光？「既然你要搭公車回去，不如讓怡馨送你一程，反正也順路嘛！」吳淑娟轉頭看她把車子開出來了沒。

「不太好吧？」宋迦南從來沒搭過別人的便車，更別說一個陌生女子的車。

「有什麼不好？政府現在不是正推行

「共乘」嗎？你想想看，同樣的路程坐一個人和坐十個人，燃料費不都一樣嗎？當然超載也違規啦！因此做為一個好國民，應該要響應政府的宣導計畫，這才是愛國的表現。」吳淑娟看見葉怡馨已把車子開出來，不由分說強拉硬拖地把宋迦南塞進車子，未了還猛向葉怡馨眨眼。「拜拜，明天見！」

葉怡馨會意，等宋迦南上車就將車子駛上車道，不給他任何下車的機會。

宋迦南還弄不清楚搭葉怡馨的便車和愛國有什麼關係，他是去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，又不是要自己開車；等他想通這點的時候，葉怡馨都已開了好一段路程了。

葉怡馨偷覷一臉茫然的他，思忖：不知吳淑娟又講了什麼令人傷腦筋的話。

過了好一會，宋迦南才回過神來，輕道一聲：「對不起。」

「為什麼？反正我也要回家，順路嘛！」葉怡馨表現得落落大方，現在吳淑娟不在身邊，一切祇能靠自己，臉皮就要厚一點才有機會。「以前曾發生過車子被騎走的事嗎？」

發「也發生過，祇是幾天後車子又回來

了；我想這大概也是有人急用，所以把它騎走了。」

葉怡馨好奇地問：「那上下班怎麼辦？」

「上班我小弟會繞路送我過來，下班我自己搭公車回去。」

葉怡馨點頭。兩人沉默了好一會，她放大膽子鼓起勇氣建議：「如果不嫌棄的話，我可以順路送你上下班，直到你的車子回來為止。」

宋迦南先是一愣，繼而後面泛出一抹紅暈。「那太麻煩你了，我……」

「怎麼會麻煩呢？我們不是朋友嗎？朋友就是要互相幫忙，反正也順路。」葉怡馨轉頭給他一個迷人大方的甜笑。

宋迦南看著她迷人的笑容，也許是該敞開心扉接納所謂的「朋友」，也是該試著去做的時候了，遂輕聲道謝：「謝謝，那就麻煩你了。」

他的回答讓葉怡馨整顆心都飛揚了起來，她暗暗祈求著他的腳踏車永遠都不要回來了。

※※※

經過數天的時間，宋迦南見腳踏車好像沒有回來的跡象，而且老搭葉怡馨的便車，也讓他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；可是，若想去搭公車，一定會遇到她們，結果必然被吳淑娟抓去搭葉怡馨的便車，有時候他實在有點懷疑怎麼可能會有那麼巧，感覺好像她們每天都等在便利商店前逮他似的。

這天下班，宋迦南下樓來遠遠地望著轉角處，不見兩人的蹤影，暗鬆了一口氣。沒想到才走過轉角，就看見葉怡馨的車子停在路邊，吳淑娟站在車邊和葉怡馨談天，他停腳步，下意識反身往回走。「迦南。」吳淑娟的聲音從他背後傳來。

(十五)

她的住所是由五個房間構成，其中也有客廳、玄關和浴室，屬西式建築。

數年來，珠世都和猿藏住在這裡。

當時珠世一回到住所，佐武的妹妹小夜就來了，說是有話要對珠世說。

從早上起，珠世就被一連串的緊張氣氛弄得筋疲力竭，她很想洗個熱水澡，早點上床休息，可是在小夜子的堅持下，她不好拒絕，祇好請小夜子到客廳。

「我祇是想知道關於我哥哥的事。聽說我哥哥被殺之前，曾經跟你見過面？」

小夜子嘴裡雖這麼說，但瞭解大神家內幕的人一定不會相信這兩個談話僅止於此。因為小夜子並不是個醜女孩；相反的，她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位美女。

但是由於同一個屋簷下還住著珠世這號世紀大美女，於是小夜子的美貌立刻被比下去了。

然而，即使如此，在佐兵衛的遺囑公開之前，小夜子本身倒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地方不如珠世。不，應該說，珠世在小夜子的眼裡根本毫無份量。

雖然珠世的确是個大美人，可是她再怎麼說也不過是個仰人鼻息、寄居在犬神的可憐蟲罷了。

再說小夜子始終認為，她身為佐兵衛外孫女，再怎麼說也該有一份遺產才是。

所以她一直深信，佐智一定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她。

小夜子從小就喜歡佐智，隨著年齡的增長，這份感情越來越無法自拔。而佐智似乎也不討厭小夜子，如果順利的話，佐智狡猾的父母一定會為了能多分得一些犬神家的財產，而鼓勵兒子迎娶小夜子。

但是事情並不如小夜子原先所想的那般美好，當她知道自己一下子變得毫無價值的同時，也瞭解到自己向來不以為意的珠世現在已成為帶著光環的幸福女人，而更令她無法接受的是，連佐智也開始對珠世搖尾乞憐了。

這件事對小夜子來說，無疑是項奇恥大辱，她之所以在這個時候還來找珠世，也正是為了此事。

畢竟佐武死了之後，珠世選擇佐智的機率就相對提高了。更何況佐清現在已變得面目全非，叫人不敢正視，所以小夜子不得不感到提心吊膽。

這兩個女人究竟在珠世的客廳裡談了些什麼，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。因為要小夜子說出她們談話的內容，就像要她說出藏寶地點般的困難，而珠世這位不愛講人長短的女性，也絕對不會說出中傷小夜子的話。

總之，她們談了半個鐘頭後，珠世送小夜子離去，並立刻打開寢室的門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她的寢室除了這扇通往客廳的門之外，並無其他的出入口。

因為珠世想早一點休息，所以送走小夜子之後，她立刻打開寢室的門，扭開牆壁上的電燈開關。但是就在這一瞬間，一聲淒厲厲叫聲響，遍整間寢室……（六十七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# 病毒

■ 蔡駿

大年初一  
與往常不同，我醒得特別早，我悄悄地從媽媽的抽屜裡取出了我家的戶口本，然後留下了一張字條，無聲無息地走出門去。

一月三十一日  
9點50分30秒，我看了看表。  
現在我在區婚姻登記處門口，懷裡揣著身份證和戶口本。也許還需要某些東西或證明，但這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來了，我做出了選擇。

今天是第一個工作日，門口的人不多，都有些疲憊，或許是還未從節日的長假中調整回來。我靜靜地站著，冬日的陽光刺入我的瞳孔，我忽然輕鬆了許多。十點鐘到了，我索性看起表來，表的秒針一格一格地跳動著，均勻、流暢，就像一個古老的刻漏的滴水。

漸漸，我的視線凝固在了秒針上，一圈又一圈，宛如永無止盡的輪迴。十一點鐘了。黃韻還沒有來。

她怎麼了？也許她改變主意了？也許她臨時有什麼急事？我繼續等待。日頭已高高掛起，我把目光從手錶上挪開，仰頭看著太陽，冬天的太陽不太刺眼，照在臉上暖暖的。

十二點了。

「如果我等到中午十二點還看不到你的話，我會去已經聯繫好了的醫院，做人工流產。」我的腦子裡閃出了黃韻的這句話。現在是我見不到她。我忽然又彷彿看到了她在醫院裡做人流的樣子，現在大概都是吃藥的吧，我想像不下去了。

我必須找到她，

我沒有黃韻的電話號碼或地址，我想到了莫醫生，我猶豫了一會兒，還是給莫醫生的診所打了一個電話，儘管我極不情願。電話那頭響起了ROSE悅耳動聽的聲音：「喂，這裡是莫醫生心理診所，您是哪位？」

「是ROSE？新年好。」

「新年好。是你嗎？」她立刻就聽出了我的聲音。

「是的，你好，莫醫生在嗎？」

「在，我幫你轉過去。」

電話那頭變成了莫醫生那令人討厭的男聲：「喂。」

「莫醫生嗎？是我。」

「你終於給我打電話了。」

「請問你知不知道黃韻的電話號碼？」

「你現在要給她打電話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有什麼事？」

「對不起，這個我不能告訴你。」我要為黃韻保密。

「你現在給她打電話已經晚了，你可以直接去她家裡。」緊接著，他把黃韻家裡的地址告訴給了我。

「謝謝。」

「快去吧，再見。」他把電話掛了，我有些困惑，他說的這些話是什麼意思，比如「現在給她打電話晚了」，還要我快去，難道他知道這件事？我來不及想，按照他給我的黃韻地址，叫上一輛出租車趕去。（四十二）



「我……」

「如果你沒有呢？」

「我應該……」她開始有些猶豫了。

「你以為我還會再讓你利用第二次，在我知道你的意圖之後？」楚威仰天大笑著。「祝小晴，你該再等一等的，你應該確定了你是真的懷孕之後再變得這麼冰冷無情，因為現在是我不再給你機會了。」他受夠了，他真的受夠了！他再也不要受這種罪。

「楚威……」

「如果沒有孩子便罷，但如果你真懷了孕，那我們還有得帳好算！」他擱下了狠話。

就算楚威現在想，他也已經無心於工作，雖然張玉霞替他接了一堆通告，並且也開始了新專輯的錄音，但他都祇是在應付，他的心思根本不在這裡，他突然發現自己恨透了演藝事業。

現在才深深感到做藝人的可悲，不管人後有多痛苦、沮喪，但一旦到了人前，說什麼都得強顏歡笑、都得把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眾，這樣的折磨如果不是耐力很強的人，最好就不要走這一行。

既然張玉霞是楚威的經紀人，而且跟了他這麼多年，自然是多少知道他的情緒反應，她有些擔心他的心理變化，害怕他會不再想吃這行飯。

在一個錄影的空檔，當張玉霞看到他又是一副希望一切早點結束的不耐時，她終於忍不住的開了口。

「楚威，我把一些不是非常重要的通告回絕好了，你現在狀態……」

「我可以！」

「你祇是在勉強自己。」

「總要有人勉強自己啊！」他露出一抹苦笑。

「這樣太痛苦了。」

他當然知道痛苦，但是現在繁重的通告和錄音工作起碼可以麻痺他的心，起碼

可以使他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想祝小晴，她……懷孕了嗎？

從沒想過她會用這種方法來報復他，但是她真的做了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做了。

張玉霞為了未雨綢繆，為了自己的將來，她不得不先有一點打算。「最近我打算簽一個新人。」

「那很好。」

「但是新人總是輸在沒有知名度、沒有曝光的機會。」張玉霞說的是事實。

「我來帶他！」楚威在提攜新人這方面，是很能替別人著想的。

「是個女的。」

「也行！」

「如果你不介意……我想炒炒你和她脾開。」她小心的問著他。

「她的歌藝不好嗎？」

「她的歌喉是一級棒的，絕對是塊璞玉，不過若是沒有新聞炒熱她，她不知道要到哪天才能走紅。」

楚威沉吟的說：「但是脾開對一個新人……」

「楚威，你是不一樣的，你是天王歌手，祇要等她有點知名度之後，你再出來替她澄清，然後我再為她背書一下，就沒有人會懷疑你和她曾是一對。」張玉霞早就都想好了。

「隨便吧！」他不在乎。

「這不會影響……」 「你怕影響什麼？」（六十三）

# 傲君馭心

林曉筠

# 歡喜冤家

原著：西湖漁隱主人

繼修道：「有，此女半月前無故投水而死矣。」洪院道：「你怎知之？」道：「相公家有二家人，與小人熟識，故爾知之。」洪院又問：「既然你知，夫人怎樣死的？」繼修曰：「聞得夜間在酒（木皇）中浸死的。」洪院驚異，與夢中言語相合矣。但夫人有染之句未明。洪院省曰：「是了，我且問你，我訪得張夫人有了外情，被張英推在（木皇）浸中浸死的。莫非與你有好麼？」繼修曰：「此事並無曉得。祇使女愛蓮知之。小人聞愛蓮溺死，又聞夫人浸死，小人不終說，終無人知矣。故為夫人隱諱。不知老爺因甚知之？」洪院道：「張英昨日又寫書來與我，要將你速斬，以正王法。我三更得夢，故爾知之。可將好起情由，從直寫來。或可出爾之罪。我當方便。」繼修一一寫出。

恰好吩咐家人領回書。洪院隨將夢中對聯，寫與張英。張英拆開讀罷，一時失色。隨往洪院謝罪。求洪大人週全，不忘大人恩德。洪院冷笑曰：「你閨門不謹，一當去宮。無故殺婢，二當去宮。開棺賴人，三當去宮。」張英怨曰：「此事並無人知，望大人寬宥。」洪院曰：「你幹的事，我豈能知。但天知地知，你知鬼知，不是鬼來相告，我豈能知。夫人失節，理該死。丘繼修奸命婦，亦該死。愛蓮何罪，該死池中！你不淹死愛蓮，則無冤魂來告。無冤魂來告，則我不知。你祇合把夫人處死，何不將繼修尋以他故而死之！家聲不露，官亦可做，豈不全美乎！」說得張英無言，羞愧而退。洪院提筆，判曰：審得丘繼修販珠賈客，蕭寺寓居。見莫夫人之容，風生巧計。妝丘賣妾之假，雲釀姦情。色膽如天，敢犯王家之命婦。心狂若醉，妄希相府之好逑。惡已貫盈，誅不容道。張英察出，因床頂之唾干；愛蓮一言，知閨門有野合。番思滅丑，推落侍婢於池中。更欲誅奸，自送夫人於海底。丫環湮沒，足為膽寒。莫婦風流，真成骨醉。故移柩而入寺，自開棺以賴人。彼已實有姦淫，自足致死。何故誣之盜賊，加以極刑。莫氏私通，不正宗焉能正國。愛蓮屈死，罔恤幼安能惜老。須候憲裁，暫停赴任。洪院將繼修奸命婦擬斬，隨即上本。首劾張英治家不正，無故殺婢，致冤魂不散之事，一奏聞。部議張英罷職。洪院劾疏，不為少諱，真有直臣風烈。加昇三級。

此一回小說，切記不可少年犯色，無故殺人之戒。


總評：張英三計，可謂得矣。愛蓮一死，肯甘心焉。（五十九）

An Independent Global Green Franchise

## 長城保險

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

314-395-6002



代理衆多保險公司，  
我們幫您比價，  
尋求最優費率！

Perry Li 李光文  
(636) 579 1888

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 
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  
人壽保險

9666 Olive Blvd., Suite 203, Olivette, MO 63132  
Tel: (314)395 6002 Fax: (314)395 0898

# 聖路易新聞

## St. Louis Chinese Journal

# 廣告、新聞請洽

⇒ www.stlouischinesejournal.com  
⇒ E-mail: ad-slcj@slcjmail.com

Tel: 314-991-3747 Fax: 314-991-2554